

故事報 精 华 本

金玉瓶梅疑案

金瓶梅詞話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乃《故事报》的精华本。本书从中选编了十八篇当代中篇传奇故事，每一篇每一篇都那么引人入胜。其作品，有的抒写了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与追求，有的深沉地思考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，有的对高尚的情操与品德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，有的对正常的人生、纯洁的爱情、真诚的友谊，作了令人信服的写真……

这些故事，都是由活生生的人物、活生生的个性、活生生的思想展现给我们的，没有庸俗的观念、僵死的结构、肤浅的附和；只要开卷，我们即会被那曲折的故事，迷人的情节所吸引。都想一睹为快，皆可拍案叫绝。君不信，读读看！

故事不同小说，传奇异于一般，文艺会演、宴会消遣、良友聚谈，您都可将其中任何一篇琅琅上口地讲出来，讲的滔滔不绝，听的百听不厌，准会奇效立生。

双效益，好故事，老少咸宜，雅俗共赏，这就是本书的特色。

目 录

欲与思

- 《金瓶梅》疑案 王 维 (3)
黑色黄金梦 刘明乔 (23)
跟踪妻子的丈夫 逢 蓬 (39)

品与行

- 裸露之后 李国文 (49)
球票上的爱与恨 一叶舟 (64)
带夫改嫁 李 锦 (82)
被亮黄牌的丈夫 刘保国 (101)

爱与恨

- 失足妻子和丈夫 高天庆 (119)
断翅的凤凰 成 城 (133)
白手绢上的情泪 陈桂娣 (149)
新婚陈情 荆林野 (168)
斩不断的姻缘 杨帆里 关仁山 (184)

邪与正

- 总统府机密 聂建长 (203)
游 魂 梅瑟 竹琴 (219)
乱世情怨 金 梅 (255)
被魔鬼跟踪的明星 荆林野 (271)
灾难的禁果 程 军 (292)

欲 与 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《金瓶梅》疑案

王 维

抓鱼的姑娘抓住了女尸

这一天，约摸上午十点来钟，三个十多岁的姑娘，来到郊外天然游泳场。她们一摸那晒得凉热适度的水，就兴奋得脱下衣服，穿上漂亮的游泳衣，跳进了水里，尽情地追逐嬉戏起来。突然，其中一个身穿绿色游泳衣的姑娘喊了起来：

“快看哪！这么多的小鱼儿，快来抓呀！”说着就扑向水面那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银白色小鱼儿。另两个姑娘听到喊声，也发现了目标，紧跟着一先一后，扎到水中。可是，不大一会儿，三个人象受了惊吓一样，一齐窜出水面游上岸来，浑身哆嗦成一团儿，恐惧地说：

“死人，死人，水里淹死一个人！”

人们闻声纷纷跑了过来，询问着、议论着，都说她们是看花了眼，自己吓唬自己。可是，就象要证实姑娘们的话似的，刚才她们钻出来的地方，水面一动，果然漂上来一团黑糊糊的东西，就象人脑袋上扎撒开的头发。这一下，水里的人再不敢游泳了，都跑到岸上观看，有几个人急匆匆地向公安局报案去了。

公安局刑警队长宋歌听了报案人的讲述，只用了二十多

分钟，就带领侦察员和法医赶到了发案现场。尸体被打捞上来了。这是一具女尸，粗略看去她能有二十二、三岁，脸上还能看出模样来，但是，她的身体已经开始膨胀，头发部分脱落，体表碰伤，身上的衣服由于长时间浸泡，糟朽得一碰就碎。

宋歌从不同的角度拍了几张照片之后，法医单霞便剥开死者身上的衣服，细心地检查起来，并且不时向宋歌报告情况。死者的皮肤呈鸡皮状，鼻子和嘴，有白色和浅红色泡沫溢出，腹腔高度腐烂，手中紧握水草，指甲缝里有残存的淤泥……。

现场勘查完毕，宋歌又对三个发现女尸的姑娘，以及现场的一些人做了一番询问，然后指挥大家把女尸挪到担架上、抬进车里，驱车返回了公安局。

验尸结果当天下午就出来了：死者的胃肠里存有足以达到致昏剂量的酒精。宋歌把掌握的情况向局里做了汇报，并根据詹局长的指示，把死者的特征、遗物很快打成通报，随同复印照片，发送到全市各单位。

第二天一早，宋歌一上班，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。电话是西关派出所陈所长打来的，他说，通报上的那个女人，有人认出来了，他们所的户籍员小赵知道一些她的情况。宋歌一听，立刻让陈所长告诉小赵等着他，然后和田一夫跨上摩托车直奔西关派出所。

死者的外号叫“一角钱”

到了西关派出所，只见陈所长和户籍员小赵早已等在那

里了。宋歌屁股刚沾板凳，就迫不及待地问起来。小赵说死者不是本地人，她是流窜到这里来的，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，就知道她的外号叫“一角钱”。据掌握，她是个流氓，她看中了谁，只要象征性地给一角钱，就可以跟她发生关系。不久前，小赵在她的一次流氓活动中逮住过她，并把她拘留了半个月。但她死也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，再加上她又没有其它更严重的犯罪事实，所以就没有深究……

宋歌听到这，对小赵说：

“小赵，你介绍一下她那次的作案经过吧！”

“好！”小赵清了清嗓子，回忆说，那是半个多月前的一天晚上，他和小马执行任务，路过一家化工厂的大墙外，忽然看见一男一女，鬼鬼祟祟地钻进了横七竖八放着的大型水泥管子堆里。他们俩觉得奇怪，就兵分两路，挨个水泥管子搜寻。不一会儿，就听到一阵不堪入耳的调笑声从一个水泥管子里传出来。他们悄悄地靠近那个水泥管子，便猛扑了过去。结果只抓住了“一角钱”，那个男的却跑了。但他们意外地发现了那个男的仓促逃跑时扔下的一台自行车。回来后，他们根据车牌号码，到交通警察大队一查，终于查出了那个男的，并将他拘留了。

坐在一旁的田一夫急切地问：

“他是哪个单位的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是艺术馆的，叫胡伟，是个搞摄影的。”

表彰会上的缺席获奖者

宋歌和田一夫听了小赵介绍的情况，敏锐地感觉到了女

尸案的复杂性，他们按照小赵提供的线索，来到了艺术馆，在传达室刘师傅的引导下，找到了杨馆长。宋歌开门见山地说：

“杨馆长，我们想了解一下胡伟的情况！”

杨馆长点点头，介绍说：

“他这个人在摄影艺术上很有造诣。最近，他的一幅作品在省里展出获得了二等奖。但这个人在生活上很不检点，曾被拘留过，为此，他们夫妇分居快半年了。但总的来说，他在事业上还是很勤奋的。……”

宋歌微微皱了皱眉头说：

“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现象？”

“那倒没发现。他最近请了创作假，到山区去了，他要搞一组叫‘山区之春’的摄影作品，走了好几天了，连省里的授奖大会都没有参加，还是我替他领的证书和奖金呢。今天局里为了鼓励我们，再次对几名在省里获奖同的志给予表彰，结果他又没赶上。”

宋歌接过杨馆长的话头问道：

“馆里没有打发人去他家找找？”

“今早开会前，我派人去过他家，锁着门呢！”

宋歌沉思了片刻，对杨馆长说：

“杨馆长，他可能跟一件女尸案有关，能不能尽快把他找回来？”

杨馆长一听，顿时吃惊得张大了嘴巴，“是这样，那好！你们二位稍等一下，我去查一下介绍信存根。”

宋歌制止道：

“杨馆长，不必啦，请你领我们到他家去一趟，我们要

搜查一下他的住室！”

杨馆长连连答应着，“好吧，我这就领你们去！”

他们三人离开艺术馆，办好了搜查证，便立刻来到了胡伟家的住宅楼，会同治保主任上了四楼。杨馆长指着正对着楼梯的门说：

“就是这家。”

说着上前敲门。他敲了好长时间，也没动静，便回头说：

“没人！”

“不，有人！”宋歌指着墙上电表柜里中间那块表，对杨馆长说：“你看，圆盘在慢慢地转动呢，这说明里边正在用电！”

杨馆长仔细一看，果真是这样，宋歌对田一夫说：

“把门打开！”

田一夫一摸衣兜，不好意思地瞅着宋歌说：

“队长，万能钥匙没带来。”

宋歌果断地说：

“破门！”

田一夫会意地一点头儿，回身几步上了五楼楼梯，然后转身往下猛跑，对着门狠狠一撞，硬把门框撕下一块，门“砰”地一声开了。一进走廊，就看到一束灯光从虚掩着的卧室门缝里射了出来。四人先后进了卧室，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闭着眼睛，平静地躺在床上。

杨馆长喊了两声：

“胡伟，胡伟！”胡伟仍然纹丝不动。

宋歌摘下手套，用手背贴近胡伟的鼻孔一试，然后肯定

地说：

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
宋歌回过身来对田一夫一摆手，“搜查！”同时，自己也观察起室内来。屋里的设施很讲究，有一对紫红色沙发，一套小巧别致的组合柜，一个精美的书橱，在宽大的写字台上，还摆了放大、洗印设备。死者安祥地躺在沙发床上，脸上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，头发一丝不乱，身上没有抵抗性的伤痕，床上以及周围也没有搏斗痕迹。再看柜、箱及抽屉，均无被撬压痕迹，现场经过仔细查找，没有发现任何清楚的指纹。

宋歌把茶盘里唯一的那只口朝上的杯子，用大拇指抠沿儿、小拇指兜底儿，轻轻拿起，闻了闻，用专用纸包好，小心翼翼地装进提包里，又将一把用过的汤匙和半瓶冬眠灵装进提包里。

宋歌向已经惊吓得痴呆呆站在一旁的杨馆长和治保主任问道：“胡伟平时就很爱整洁吗？”

杨馆长立刻否认说：“不，这个人特别邋遢，他家从来没有利整的时候。”治保主任赞同地点了点头。

宋歌抚着下巴深思着，这个反常情况无疑很重要，这个自杀场面看来是人为制造的。

“队长，你看！”执行搜查任务的田一夫把一册贴满了翻拍照片的相册递给他。宋歌接过来逐页翻了一遍，张张都是淫秽的白描古妆人物，整整二百张。宋歌知道这是被视为禁书的《金瓶梅》插图翻照。

“队长，你再看这册！”田一夫又送过来一册装帧精美的相册。题签上赫然写着“当代《金瓶梅》插图精选”，一幅

幅彩色照片，跟原本《金瓶梅》插图的构图和人物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是更具有挑逗性和刺激性。因为照片上的人物已经是真实的男人和女人了。宋歌在这些男女中发现了胡伟和“一角钱”。

宋歌掏出步话机向詹局长简要地汇报了现场侦查经过，同时请局里派车将男尸拉回去进一步解剖化验。不一会，车来了，宋歌让田一夫和随车来的小王留守现场继续勘查，便载着胡伟的尸体回局里了。

经过化验，胡伟是升汞中毒而死，但升汞只能掺入葡萄糖注射液中做静脉注射，针对这一点，法医又重新仔细检查死者的两臂，果然在死者左臂上发现了几乎令人难以辨认的针眼。

下午，留守现场的田一夫和小王回来了。他们汇报说，在大门暗锁的锁孔处，发现了钢质钥匙的划痕，同时带回来一根长十厘米的头发。这是在胡伟家门外水泥墙上发现的，位置在门框左侧，比暗锁距离地面略高一点儿。田一夫推断：这可能是罪犯半蹲着时粘在墙上的。

寻找案情侦破的缺口

在案情分析会上，詹局长对宋歌等人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，同时，在综合了大家意见的基础上，指示说：两个死者被谋杀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，今后的破案方针是要以找到《金瓶梅》一书原本为突破口，迅速扩大战果，尽快侦查出杀人元凶。

会后，宋歌和田一夫首先走访了市图书馆，戴眼镜的女书

记看了证件以后，很热情地说：“我馆是藏有一套《金瓶梅》，但因为上面有指示，所以一向控制很严格，我们这一套一直锁在保险柜里，钥匙也只有我一个人有。”她边说边打开保险柜，拿出一套已经发黄的书籍。宋歌拿起几册，翻开认真地辨认着几页插图，很快就失望地摇摇头：“和我们要找的根本不一样！”“你们要找的，是哪种版本？”

宋歌拉开提包拉链，拿出插图翻拍照片给女书记看，女书记扶着眼镜框，粗略一看，就嚷道：“你这是万历本，我们这是绣像崇祯本。万历本更珍贵！但是全市恐怕也很难找出半套来。”“但不知私人有没有收藏的？”“我看你们到市委宣传部了解一下情况，说不定能有收获。”

宋歌和田一夫告辞后，直接来到市委宣传部，一位副市长接待了他们。他介绍说：“据我所知，咱们市有两套万历本《金瓶梅》，都是私人收藏。其中一套的收藏者是市委黄副书记，不过黄副书记去年调到一个海滨城市去任职了。至于另一套，听说是一位业余作者收藏，具体情况，我不太清楚，你们可以去文联打听一下。”

从市委宣传部出来，俩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文联。文联的丁主席听罢两人的来意，不但提供了收藏者的姓名，而且还答应陪他们一块去。

在这里发现了重大线索

这位藏书者是个业余作者，叫施我，他家住在一条幽静的小巷里，他家的后窗户正好对着一条宽阔的大街。

开门的正是施我，他见了丁主席领着两个穿制服的公安人

员，一愣，然后才热情地把三位客人让进屋里。一进屋宋歌就被两只装得满满的大书橱吸引住了，站在跟前，隔着玻璃浏览起来。

宋歌和施我闲聊了几句，便说明了来意，并拿出插图翻拍照片让他辨认，“小施，你看，你那部书的插图是不是跟这些一样？”施我草草看过，肯定地点点头：“是一种版本，但我没……”

宋歌宽慰地说：“你不要有顾虑，今天来的主要目的，是向你了解，你最先把这套书和插图本借给了谁？”

施我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也知道，这种书不该扩散，所以我谁也不想借。都怨一个朋友嘴快，说给了艺术馆的李编辑，李编辑跟我交情很厚，张嘴就不好意思收回。可我事先跟他定有君子协定：一次只能拿一册，由我亲自取送，如果中间发现借给他人，马上停借。他起誓发愿地同意这么办。看了两册后，他说想先看看插图合订本。我一咬牙满足了他，谁料想，因此出事了！我去取书的时候，他当场拿不出来。问他却支支吾吾说忘家了，我说跟他去取，他又打马虎眼。我很不高兴地问：‘你借人了！’他理亏地承认了，并连连表示是他违背了协定，以后的不看了，但已经晚了，事后得知，这本插图本他借给了同馆搞摄影的胡伟，他因生活上出了问题，硬说是看了插图所致。真是岂有此理，他十年前就乱搞男女关系，怎么能赖我呢？我一气之下就把这套书和插图本烧了。”三个人听完，一阵沉默，接着他们又扯了一会儿，这才离开施家。

和丁主席一分手，宋歌和田一夫骑着摩托车来到郾城河北。在垂柳下找了个地方坐下来，想清理一下刚才谈话的思

绪和想法。刚刚坐好，田一夫就从小本中拿出一根头发，卖弄地举到宋歌的眼前：“请队长过目！”宋歌看后，问：“施我的？鬼东西，哪提取的？”“枕巾上”“你是想证实一下这根和胡伟门框上那根是否是同一血型？”“对！施我烧书是胡伟胡言乱语造成的，他能不恨他？既然恨，就难免一时冲动！”

宋歌点点头，赞同地说：“这样分析，合乎情理。”“队长，在施我家，我还有一个感觉，施我的书不但没烧，而且就在书橱里！”“嗯？你凭什么这样感觉？”

“在你欣赏他的书橱时，有一段时间里，你的眼睛盯着其中一排书的时间稍长了点，当时我就发现施我有点紧张，所以，我敢断定，那部《金瓶梅》就藏在那排书的后面！”宋歌听了很兴奋，拍着田一夫的肩膀，称赞道：“好！你真不愧是我的好助手！对你今天的出色表现，真该犒劳犒劳，你说吧，上哪家饭馆？”“海味饭店如何？”“行！就依你，走！”

三个圆圈里大有文章

宋歌和田一夫，在海味饭店吃完饭，回到局里，詹局长在办公室里已经等候多时了。见他们满脸通红地走了进来，微笑着说：“啊哈，看来案情有了突破呀，你们去慰劳自己了吧？来！坐下说说！”两人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坐下了。宋歌把见到施我的情况，做了详尽的汇报。局长点头表示满意。然后说：“我这里也有个小小的发现，现在说给你们，看看对案情的侦查有没有什么帮助。”

局长拿出一套经过公安局放大的插图翻照，从中选出一张摆在桌面上，说：“我逐张仔细观察，其中这几张，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，这三张是第四十八回“弄花头戏赠一枝花”，第五十一回“托人情精姐喝曲”和第五十二回“应伯爵山洞戏春娇”的插图。你们看，这三张上面都有一个圆圈，我看它不是影印前原书上固有的，很可能是有人故意画上去的，画这样的圆圈干什么呢？……”

正在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：“有一个姓施的，来找宋队长反映情况。宋歌听了，立即征询詹局长说：“您也一起听听吧？”

局长点点头，宋歌示意带客人直接来局长室。不一会施我进来了，介绍过局长后，宋歌敏感地问：“小施，有急事吧？”“是有急事！”施我接过田一夫倒的茶水呷了一口，说：“你们俩刚走，市图书馆就来了一个人找我。”“市图书馆的？”宋歌警觉地问：“找你干什么？”施我又呷了一口茶水，放下茶杯，“他说馆长打发他来借我那套书，要复印一套作为馆藏书。”

宋歌不禁皱起眉头，“这个人你以前见过没？有什么特征？”“从来没见过，能有三十四、五岁，特征我说不好，又高又瘦，很普通的人，不过再见到他，我会马上认出他来。”詹局长不露声色地瞅着宋歌说：“你们前脚刚走，这个人后脚就到，这说明了什么？”

机警过人的宋歌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拍案惊叫，“糟糕！我们办了蠢事！”

田一夫不解地问：“队长！什么蠢事？”

宋歌据理分析道：“罪犯费了一番周折看到了胡伟手中

翻照插图的暗记后，就急于找到暗记中指明的那册来。但他一时又很难访到藏书的人，于是，便借助了我们。他采取的办法是杀人！这可以同时达到两个目的：一是灭口，二是吸引我们的注意。因为一发现死者，我们必定要侦查死因，在现场搜到了所谓“当代《金瓶梅》插图精选”后，我们一定要查找原书的来历，这正是罪犯刻意追求的效果。他精心地策划好了后，就在暗中监视我们的行动，当我们找到了施我时，客观上就帮了他的忙，这个家伙太狡猾了！小施，你是怎么回答那个人的？”“我说公家要用，我当然要支持，只是书不在家，等有空，一定取回来借给你们复印。他听我这样说，很高兴，我告诉他说，即使取回来，也不能让他一块都拿走，又问他是不是从头复印。”“这么回答很艺术，”宋歌笑着称赞道：“他怎么说？”“他说不一定非从头开始，因为有一名读者是古典小说家，正在撰写这方面的专论，急需第十一册，其他诸册再慢慢陆续复印。”

宋歌又追问一句：“你答应了？”施我点点头：“答应了。让他明天上午来取，因为书不在家！”

田一夫这时不无揶揄地问：“这么说书你并没烧呀？那书藏在书橱右首第一排书的后面了吧？”施我的脸微微地红了：“请相信，我决非有意瞒着你们，你们看！为了协助你们破案，我把书都带来了。”他说着，把书从兜里拿出来，一一放到办公桌上。

局长两眼发亮，如获至宝，立即动手查找有关回目，田一夫也上前相助。

宋歌却关心另一件事，“小施你能不能讲一讲这部书的来历！你是在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得到的？”“好，那我就